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七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文苑傳第一

范史始立文苑傳而南齊梁陳隋皆曰文學今總曰文苑

後漢

杜篤　王隆 史岑　夏恭 子牙　傅毅　黄香　劉毅　李

尤李勝 蘇順 曹衆曹朔 劉珍 葛龔 王逸子延壽 崔琦

邊韶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王粲一人為編仍列徐幹等十三人于其下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荀緯 應璩 桓威 吴質

晉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鄒湛 棗據

褚陶　王沈　蔡洪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後漢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

改營洛邑乃效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論都賦一篇上奏之文甚典麗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怯於事外内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没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詩賦銘詩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縱横攻没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得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名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

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廸志詩一首以自朂毅又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

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
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
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
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
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
珠凡二十八篇
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歳失母思慕憔悴殆
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

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内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後香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秩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

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辭郡乞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志願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輙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偉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歲收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與百姓争利乃悉以賦民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禄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禀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奪爵毅

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諍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

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材為臨

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
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
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
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
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曽有異夢意惡
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一首語尤切直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

使元黄改色馬鹿異形乎蕫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蕫遂令刺客隂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輙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懐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脱走蕫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曽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

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升少好學多闚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

賤如弃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茍不相識從物何益仕郡為綱紀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音促明威戮乎升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一篇言情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

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彊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

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過遣主簿迎還壹報書略曰昔人或歴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

手筆追路相尋誠足媿也其嗟可去謝也可食但以闕節疢動膝灸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輙誦来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

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乎梁又著辨和同之論亦為世所稱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𥗋碨音猥𥗋音盧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茍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字公幹亦以文才知名附載魏王粲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司馬相如之諷也其辭甚麗大將軍何進聞其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之既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羡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馬議郎蔡邕深敬之以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竊見令史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若

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瑰瑋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故有所不宜也邕竊悄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

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茍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作詩二篇以自見其卒曰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

仲尼為世陳四科其意氣如此炎後患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産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輙爇古然字柴以讀書恒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於

世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重其才皆不敢名之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

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以誡厲永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

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黄巾為别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絶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卜滿反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頴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

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惟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於朝復數稱其才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頗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

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賔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岑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黄之色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顔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

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梲大杖也他活反坐大營門以杖𥬇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

問其故衡曰生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及到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悦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音亦

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䳇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釆甚麗後黄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云等道猶今言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何勿語也

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王粲一人以為魏編而附載徐幹陳琳等數人于後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

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内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内之儁傑

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兾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横行於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廻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漢末喪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時絶無玉佩粲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

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搆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必咨於粲粲所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絶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

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幹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初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入諫進以為委兵授人必無成功祇為亂階而已進不納其言竟以禍敗語在何進傳中琳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

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
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
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
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嘗作檄
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時疾發臥讀琳所作翕
然而起曰此可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又使瑀作書與
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

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祖奉伯父邵皆博學有著述漢史有傳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楨文辭巧妙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

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甞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所作類如是故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甞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刑竟署吏是時琳等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

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徳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

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亦一時之儁也自頴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其後瑒弟璩璩子貞瑀子籍又譙郡嵇康下邳桓威咸以文章顯名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

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鍜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説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説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皇義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黄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欽字休伯以文章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

拜尚書郎像以才兼文武出為楊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致融罪語在融傳中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材而畏其筆也後為祕書令坐法伏誅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帝位特用其子為長史儀字正禮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内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

沖為司隷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悦也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視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葘侯親善數稱其才太祖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理儀罪轉儀為右

刺姦掾欲令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泣涕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黄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絶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

之為嗣何如庾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庾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猶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處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庾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文帝即王位遂與凡儀並誅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脩事附載

其高祖太尉震傳中脩頗為太祖所器自太子以下並
爭與交好而臨菑侯植尤降意投脩脩亦傾心於植每
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
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速推問始泄
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勑門不得出以觀
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
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太祖後知其交構又深慮
始終之變遂因事誅脩脩所著賦頌碑讃詩哀辭表記

書凡十五篇傳於世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名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黄初四年卒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然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貞籍及康晉史各有傳咸景初中出自孤微年十八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為安

成令先是文帝所與善者吳質濟陰人字季重才學通博帝為世子時甚禮愛之出為朝歌長遷元城令臨菑侯屢有奪嫡意而楊脩與丁儀兄弟為之地世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内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内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推而無驗則罪在彼矣世子從之脩果復白而推驗無人太祖由是疑焉其後太祖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

目太祖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質耳語世子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太祖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之權數多此類始質為單家少遊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浮沉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文帝踐阼深惟舊事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都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四年入為侍中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行

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櫕也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上書論枉至正元中改謚威侯應晉尚書應子康亦至大位

晉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為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元有盛名貞詣元元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為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

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帝稱賞之時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為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為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安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

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作賦美之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賛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綏又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為嘯賦二賦世皆稱之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絶倫薦之太常徴為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才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安平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

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濟南劉逵注吳蜀而序之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富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歎

服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

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為記室辭疾不就

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

十三與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

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

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

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

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輙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鋭瞳子白黒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溳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户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

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辭義慷慨為世所傳至身長七尺四寸議論精辯有從横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嘔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郗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

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勃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初湛嘗夢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遂厚加斂葬葬

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為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簒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為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父避仇改焉父叔偉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為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從事中郎軍還從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

失子腆字元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為襄城太守弟嵩字臺産才藝尤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為石勒所殺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娱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黄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彦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以自譬其文甚佳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於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

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之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以見志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輙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

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衆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歳能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為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絶酒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為太宰西陽王羕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為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内史鑒復請為從事中郎尋召為散騎侍郎領大著

作頌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為文以弔賈誼文士稱之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為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皆為世所重年五十四卒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至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為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

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玭因作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一篇以自釋後累遷至光禄勲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字宏度江夏人也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為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

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以為學者之誡征北將軍褚裒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子顒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

初仕至侍中

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絶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乗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馬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

温府記室温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彛時伏滔先在温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云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温疑其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

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常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勲績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為三國名臣頌及從桓溫北伐又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髙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

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絶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固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温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德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嘗賞其機對辯

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輙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又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

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字元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别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温引為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遊從温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温稱賞之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温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

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黄門侍郎侍中尚書光禄大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曽祖彦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説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羡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

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為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為郡功曹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尋轉州主簿後桓温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温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温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温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

問温竒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别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牀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嘗與僚屬讌會含後至温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户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

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似傾河注海愷

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
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
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穏布帆無恙還至荆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
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
元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
原無遺燎元曰白布纒根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
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淅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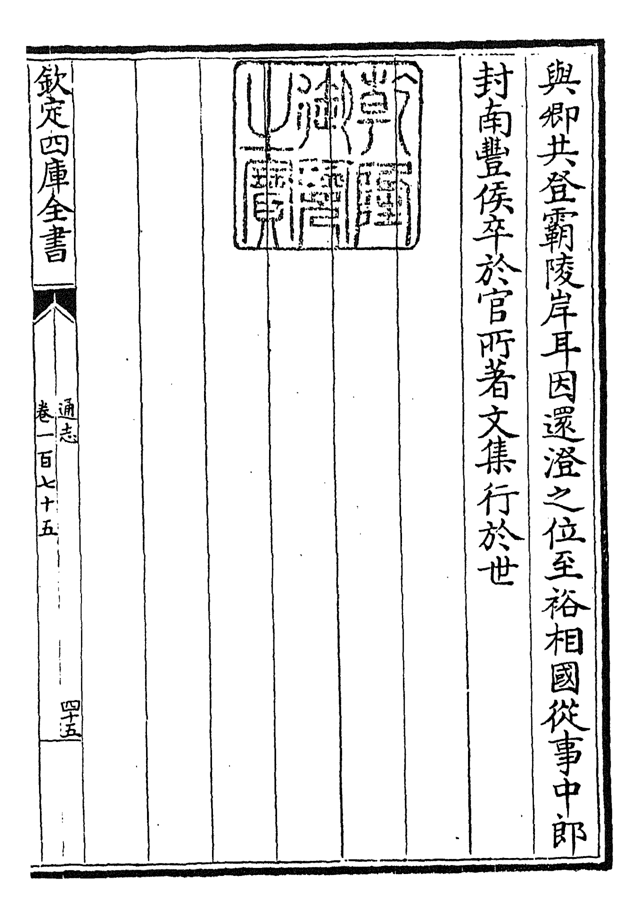
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
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
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
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
目精人問其故愷之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
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愷之乃圖
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
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

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絶於時甞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邱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甞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深所珍惜者元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

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好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愷之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元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

中凝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絶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朦記行於世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便定謂澄之曰當



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通志卷一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七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文苑傳第二

南齊

丘靈鞠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超叔父道鸞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世奕

孫抱 邱巨源 孔廣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暅之 暅之子皓 來嶷 賈淵

梁

袁峻　劉昭子縚緩　鍾嶸　周興嗣　吳均江洪　丘遲從子仲孚　劉勰　何思澄子朗王子雲費昶　任孝恭　顏協范懷約謝善勛韋仲　紀少瑜

陳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後魏

袁躍 裴敬憲 盧觀弟仲宣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温子昇荀濟

北齊

祖鴻勳 李廣 樊遜跆瞻 劉逖 荀士遜

後周

王褒 庾信 顏之推弟之儀

隋

虞世基子熙 柳䛒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崔儦　王頍　諸葛頴　王貞　孫萬壽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彥　孔德紹　劉斌

南齊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東揚州辟從事諮領軍沈演之演之謂曰身昔為州職諮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舉秀才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

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横廣階闇霜深髙殿寒帝擿
其句嗟賞後為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
褚淵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邱靈鞠及沈
敎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
參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髙帝使靈
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宫手筆甞還
東詣司徒褚淵淵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
曰脚疾亦是大事卿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其彊

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傖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尋改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座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詩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遂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

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邱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子遲在梁文苑中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瑯邪太守父道處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時蕭惠開為别駕超便與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俱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

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道憐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語之惠開欣然更為刎頸之交後舉秀才累遷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高帝嘗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著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馬彪

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又以帝女體自皇家立傳以儷甥舅之重又立處士烈女傳於是詔内外詳議僕射王儉議以為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録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録置當加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水火之精是為日月推此而言日月五行

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烈女傳詔除日月災沴天文餘如儉議超既與物論多忤而史功復未就遂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名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

地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脱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

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高帝輔政袁粲劉秉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淵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為府則以

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齋以西為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𣰽𣰽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

猥流溪㵎渭濩無時怨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朝生暮死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處絶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年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録也又為禽獸決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

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嗣記室彬性喜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具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傅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北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邪諸葛最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治作東治徒賦武帝見而赦之又有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言應須大材迮之不爾
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
爽博學多才劉蒨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
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為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
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困躓云叱日守羊困苦爽
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詣
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

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饘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

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

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卭巨源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

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

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

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

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高帝自啟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臨幾新亭獨能抽筆弗顧者唯有印巨源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如何使桂陽得志身若不轅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孰可念巨源竟不被申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

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初沈攸之事起高帝使巨源為書檄荆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故意常不滿明帝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逭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數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逭抗直有才藻制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

逭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録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憲字景思河内温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陽尹

取鑠為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從巴州詵字休羣
太原中都人愛文章尤好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
文好飲酒拙澁乏風儀為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傳以審武
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宋孝武明帝
諸䙝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
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

深撰宋紀名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禄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名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官家貧常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給其衣食焉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

弟又未有子允毁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絶醢

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

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

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室年少好事者來從

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爲始安王遥

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遥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

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

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者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聞君欺人豈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遥光

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潰一日溷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輀勿設靈座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觧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密沖之以為尚踈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歷位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

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啟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

有軍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奕當時獨絶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口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觀又特善算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甞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

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

位至太府卿暅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

業善筭歷梁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

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恵每

相蔽匿廣陵人來嶷乃説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

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

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莫喻

董紹先雖景之腹心輕而無謀新克此州人情不附襲

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鎸乃為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兖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

嶷字德山幼有竒節兼資文武旣與皓舉義邵陵王承制除歩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嶷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寳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證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昇明中高帝嘉淵世學取為驃騎參

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於祕閣及左户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袠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明帝淵坐被收當極法子

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譜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梁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

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之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

漢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
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紹字言明亦好學
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紹弟
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録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
名高一府常云不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
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為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為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自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啟聞取決詔敕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最為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

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美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千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猶為臧獲之事職雖黄散尚躬胥役之徒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

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禄力絶其請求直乞虚號而已勅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允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桓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

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尚微故稱獨步然雖辭密於范
而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岏字長
卯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興嗣世
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載餘遂博通記傳善屬
文嘗步歸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
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
侍中謝朏為吳興太守唯與興嗣共談而已及罷郡大

相談薦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武帝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國侍郎令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帝以興嗣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者自題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帝輙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

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疫左目偏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風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齊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名補

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帝悅焉待詔著作建安王遷江州以均為國侍郎還除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至是書成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録謂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

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名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邱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齊車騎長史靈鞠之子也遲八歲便能屬文靈鞠嘗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武帝平

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答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者詩評云范雲婉轉清

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識者如此遲從子仲孚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從祖靈鞠常稱為我家千里駒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邱生舉髙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刼掠三吳仲孚聦明有智畧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後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吕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

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届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還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謡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為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武帝踐阼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

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祖靈真宋司空秀之之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藏經乃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

還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尋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時昭明太子重文學之士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

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其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

卒文集行於世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官清廉不受禮遺夏至節忽牓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屬文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畧勉遂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

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晩還家所齎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糺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東宫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

於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有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令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勑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

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唯勸善可賜絹十疋子雲嘗為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僕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它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才學召入西曹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剎下銘又啟

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輒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挫之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

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荆州以為録事參軍及即位
兼御史中丞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
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遠乃
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
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懐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逼真也
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
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
録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

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輙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踈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㣲襟坦衷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荆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及卒元帝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

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

名在周文苑傳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儒獳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髙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而進年十九始游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

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元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國中尉晉安即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為郢州以為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内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為東宫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善容貌工藁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責任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陳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定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名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回登歌詞尚書參議

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再遷安西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强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侯景之亂之偉逃於山澤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名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詔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顔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

除邵陵王府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荆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親援而介然脩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偏得事理有文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

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
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
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
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詔入面
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析從横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
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年十八豫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
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

內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淸元年表試吏除南
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宣惠王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
據嶺表遣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克江陵仍留廣州大建
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
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
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
每毋忌日營齋必躬自灑埽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
稱之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

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名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

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為沮衆因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克江陵劉棻卒王琳名為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為帝署之元為中書侍郎王琳敗齊主以為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名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絶人

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於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懽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年十五以文筆稱家有史書所讀近三千卷試策高第授東宮學士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

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户部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銓三公郎王田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别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讌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

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
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
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
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即位為彭澤令
屬喪亂避地匡俗山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
支郎撰史著士卒有文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

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絶冒履險難載喪還都形容毀瘁哭不絶聲賊皆哀而捨之渡彭蠡湖遇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所致天嘉元年除新安王府記室參軍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為寇鈔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地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

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服其廉後為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羣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卓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顔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卒

後魏

袁躍字景騰陳郡項人撫軍將軍翻之弟也翻自有傳躍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正始初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遣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

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修繼聿脩列在齊史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贈秦州刺史聞喜侯駿之孫也父宣位南秦州刺史附載駿傳敬憲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

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王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絳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其為世所服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與散騎常侍元同宗四世祖溥附載元傳中父光宗位尚書郎觀好學有雋才舉秀

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孝昌元年卒觀弟仲宣小名全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孝莊帝初遇害河陰仲宣及兄觀並無子文集莫為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齊史自有傳

封肅字元邕勃海蓨人都坐大官懿之族元孫也伯父琳叔父回皆歷位通顯附載懿傳肅博涉經史太傅崔

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勸勸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字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鄚人也父蚪光禄少卿蚪附載其從子撫軍將軍巒傳臧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世稱其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安中徵為金部郎中

以疾不赴轉除東平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
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
傅出除青州啟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恵政後除濮陽
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性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
所愛敬為特進甄深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
弟並結友曽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
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
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子恕涉學有

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
沂州刺史
裴伯茂河東聞喜人吏部尚書延儁之族子也父叔義
司徒從事中郎伯父仲規贈河東太守附載延儁傳仲
規無子叔義以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
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為鎧曹
參軍及征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
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

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為豁情賦以自寄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汚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既出後其伯遂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

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収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収亦與之友寄以示収収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元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安東將軍臧之從子而撫軍將軍巒之猶子也父偉尚書郎昕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

光禄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以自釋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孝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録義永熙末昕入為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

多務世人競以吏功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兾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録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

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參軍避難歸魏家于濟南寃句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暉兖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懃不倦以夜繼晝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

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為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為奉朝請李神儁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徴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奬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彦雲舊失子昇於是得還省及廣陽王深為東北道行臺名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時黄門郎徐紇受四方表

啟答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其
見重作者如此深破走高車珍寶盈滿衆皆競取子昇
獨取絹四十疋而已深為葛榮所獲子昇亦被執榮下
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
州還京師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
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
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
録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

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懐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陽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王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所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抱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爾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得免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皇寫子昇文筆傳於江

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
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
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云江左文人宋有顔延之
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顔轢謝含任吐
沈楊遵彦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
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
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
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

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安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右

濟初與梁武帝為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於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陵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催頽功名不建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夫多

傳濟音韻

北齊

祖鴻勲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禄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勲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勲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鴻勲拜官而不謝彧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勲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勲何

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禧奏鴻勲為司徒法曹參軍及赴洛禧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勲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

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渉羣書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為邢魏之亞而

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冑廣獨以
才學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文宣初嗣
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病而止廣嘗
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有一
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
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
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故
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焉嘗薦畢義雲於崔

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之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氈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嘗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史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

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嘿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陸沈世俗避世金馬之論遂借陸沈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邪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文襄崩暹為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

陳留梁州刺史梁毅兒以遜兼録事參軍遜仍舉秀才尚書按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名舉秀才三年春會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外中

紀號又問求才審官又問釋道兩教又問刑罰寬猛又問禍福報恩遜對辭理兼舉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

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懐德懐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係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名共刋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輙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刋定必

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
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
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
書都坐凡所得别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
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遜為之銘陸卬不知以為收
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遜代巳作書以告晉陽朝
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
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

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並員外將軍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河清初為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轜車嚬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當煩君一到數日而卒及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遜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名相亞時又有茹瞻者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

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後卒於侍御史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太常卿芳之孫也芳自有

傳父鹹位金紫光禄大夫逖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

樂為事愛交游善戲謔文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

軍逖遠離家鄉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

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

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

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

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任氏婦沒入宮敕
以賜魏収遜遂為收所提攜後為開府參軍及文宣崩
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彦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遜
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遜曰盧八
問訊劉二遜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送梁
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遜附之正
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譏遜
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遜喜

復前憾曰高搥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
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
黄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為副又
逖姊魏家者妝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
恐事泄亦不逼焉遷給事黄門侍郎脩國史加散騎常
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
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
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

各異遜請為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為明輔遜作此以為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為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遜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遜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為實初遜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遜乃為弟娶珽女遂成家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遜謀遜乃告二人

故二人得為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始解士開所嫌尋出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更戒逖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

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後周

案周書不立文苑傳李延壽取王褒庾信為目又以顏之推從齊入周故列於王庾之下顏之儀既

之推之弟故列於之推之末今從李氏編此四人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父規並梁侍中皆襲南昌侯俱有重名於江左齊梁各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静美風儀善談笑愽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梁武

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襲
爵南昌縣侯遷祕書丞宣城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
裦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以裦為文學尋遷安成内
史及侯景陷建鄴裦寧輯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内史
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名裦西上帝與裦有舊相得甚
歡累拜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制誥裦既世胄
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閒位升端右
寵遇日隆而裦愈自謙虚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

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之後以建鄴凋殘方須脩
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
即都荆郢嘗名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
宗懍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鄴雖是舊
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
及矣臣等又聞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纂業
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基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
帝深以為然時襃與尚書周弘正咸侍坐上乃顧謂襃

等曰卿意以為如何裦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帝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能用明日乃衆中謂裦曰卿昨勸歸建鄴不為無理裦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不用於是不復言及魏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裦都督城西諸軍事裦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被圍之後上下猜忌惟命裦與朱買臣率衆出西陽之西門買臣大敗裦督進不能禁城

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
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
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詞
至此方驗褒與王克劉㲄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
長安文帝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
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
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
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

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羈旅焉孝閔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賦詩論談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除内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

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其辭甚美尋出為宜州刺史卒官年六十四子鼒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處士名在隱逸傳父肩吾梁贈中書令與伯父於陵同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時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

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宫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艷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度支郎中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宫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信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西魏屬大軍南

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王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

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
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
皇元年卒年六十九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
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顔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帝渡江
官至侍中祖見遠齊御史中丞父協梁湘東王繹諮議
參軍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協在梁文苑傳之推

早傳家業年十二遇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
然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徧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
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為其國右常侍加鎮西
墨曹參軍性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
湘東王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
兵參軍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之推被執景頻欲殺之
賴其行臺郎中王則救免及景平還江陵時湘東王繹
即位以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

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内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叚孝信將勑示之推之推時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録事參軍之推聰頴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雅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領

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禀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之推無善於文字常監校繕寫又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勲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之將諫也之推時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及勘審無名得免尋除黄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中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人以為左右

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阿那肱等阿那
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
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浮海南渡未為遲也時雖不從
之推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
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
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又曾
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之推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
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為序録之推弟之儀字

子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辭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勑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後刑政乖

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顔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將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

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
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
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
戮之然以其民望乃止出為西疆郡守及隋文踐阼詔
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
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隨例
入朝隋文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致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

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隋

按隋書序劉臻崔儦王頍諸葛頴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凡十人為文苑傳李延壽復取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李文博明克讓五人冠於劉崔之上今從李氏所增編為次第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陳史有傳世基幼沈静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髙才兼善

草隷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傳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之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内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内史舍人煬帝立顧遇彌隆祕書監柳顧言博學有才罕

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輙悲哽不能下筯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閤之

後始名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

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損抑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

都賊據洛口倉城内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决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縁得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

頑鄙無賴為之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有國士之風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至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

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柳𧦬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尚書左僕射梁史有傳父暉梁都官尚書𧦬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為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𧦬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

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詧為之序辭甚典麗初王屬文斆庾信體及見詧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卧内與之宴謔性尤儁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俳謔由是彌為太子所親狎以其精於内典令撰法華宗為二十卷上之太子覽而大悦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

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輙遣命之至與同
榻共席恩比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名於是使匠刻木為
偶人以像晉而施機關令能坐起拜伏帝每於月下對
飲酒輙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䣊酢而為歡笑從幸揚
州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晉撰
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懋梁太子中庶子
父亨梁黄門侍郎仕陳歷位衛尉卿懋亨俱有傳善心

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輙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代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授

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
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
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
是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馬二十匹
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
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
頌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
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

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
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倣阮孝緒七録
更制七林各為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
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
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黄門侍郎二年加攝
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黄門郎並如故
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宫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
宫人出善心為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

年轉禮部侍郎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
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
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
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為御史大夫
梁毗所劾上方以腹心委述欲釋之付百寮議善心議
免述官帝竟宥述後數月述乃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
心與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
文謂叔寶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罪至不赦帝

名問有實善心自援古例事得釋然帝心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朝臣皆欲上賀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總戎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勑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沒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為七十卷又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

末述其製作之意十年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虎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宇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佪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奉義

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曰我好欲放爾爾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殺之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禄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内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

日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也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林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常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録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内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絶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

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後道衡為司隷大夫遇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李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元齡元齡相送出衢路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

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曰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寖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内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

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録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十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祖僧紹隱遁有高名南齊累徵不起名在隱逸傳父山賓梁侍中亦自有傳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歷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梁湘東王法

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
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
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
長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立為露門學士令與太
史官屬正定新歷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高祖
受禪拜太子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
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宫盛徵天下才
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

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梁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累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没歸魏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

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
進儀同三司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
又性恍忽唯耽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
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
訥住城東臻自朝下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
舍乎從者不知為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
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
同在乎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云

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遂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𧑐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崔儦字岐叔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仲文北齊光禄大夫仲文附載其兄東兖州刺史㥄傳儦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為員外

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除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邱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沓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儦嘗酒後相調儦曰僵邈無聞思道譏儦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為功曹補主薄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

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為子元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弊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去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儦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

王頍字景文太原沂人梁大司馬僧辯之子也兄頒入周仕隋卒於齊州刺史列在孝友傳頍年數歲值江陵

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顥
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
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
經究其指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三十周
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頻所為又性識甄明
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當世稱為博物又曉兵
法有縱横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初授
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

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觧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髙祖崩諒遂舉兵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侯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絶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為言不見用遂至於

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
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
故人竟為所禽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頍所
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焉
諸葛頴字漢賢丹陽建康人也祖詮梁零陵太守父規
義陽太守頴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
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
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

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煬帝為晉王時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為太子除藥藏郎至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頵因間隙多所譖毁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録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常賜頵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頵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

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産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

集貞上三十三卷為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孫萬壽字仙期一字遐年武邑武遂人也父靈暉為齊南陽王綽大將軍司馬齊儒林有傳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為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

且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㡳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曽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

軍傳綽有盛名於世見綽辭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

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頴以學
業幸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甞問綽於頴頴曰
虞綽麤疎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元感稱其貴踞
虛巳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
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元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
攺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
內兵書借元感帝甚銜之及元感敗其妓妾並入宫帝
因問之曰元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

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元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吴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嵗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綽所著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

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
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
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
黃門侍郎筠附載其伯父光祿大夫志傳列在梁史胄
少有逸才仕陳歷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博
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
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

大酺四日因為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其才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頴所疾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元感虛襟與交游數游其第及元感敗與虞綽

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昚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書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於官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太中大夫自有傳自直少好學沈靜寡慾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

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輙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字文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彦吳郡人也性聦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詰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

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云士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

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説此可復並極高極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

為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徽為之序後覺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為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元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元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元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至隴頭發病而卒時又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並有

才名事多遺逸常得志京兆人為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儁才名顯於世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祖君彥見其父珽傳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劉斌南陽人祖之

遊梁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通志卷一百七十六